

甜蜜爱情系列



台湾 秋霞

女神

秋霞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：李 原

甜蜜爱情系列

女 神

(台湾)秋 霞 著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6印张 128千字

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5 000

ISBN 7-5329-1400-4/I·1235

定价：9.80元

第一章 女神

几个大男孩在宿舍聊天。

李自林率先谈到对未来对象的条件。“要同等学历，我不喜不读书的女孩子。”

吴兆开说：“样子须甜美，身段也要好。”

许保俊却道：“要养得活自己。”

伍时照讶异问：“你不打算养妻活儿？”

许答：“非也非也，你有所不知，到了今日，尚有一种认为生活费用必须由男方包起的无志气女性，十分讨厌，不合我意。”

他们四人坐在地上，吃花生，喝啤酒，快毕业了，也顾不得宿舍守则。

“四年大学生活，过得真快真开心。”

“有人不喜欢读大学。”伍照照咕咕笑。

“对，麦子玮去了何处？”

“子玮到郊外写生去了。”

“他这个人真有意思。”

“子玮出污泥而不染。”吴兆开十分钦佩。

“谁是污泥？”

“你，你，你——”话保俊指着他们。

女

神

李自林笑说：“还有你。”

“是，还有我，我不是子玮。”

伍时照答：“我也不是。”

干脆承认，倒也老实。

“子玮对男女关系是有幻想的。”

李自林微笑。“可惜他还没有找到他的女神。”

“女孩子不是神。”

“子玮可不知道。”

“女孩子喜欢闹意气、使计谋、她们小器、妒嫉、专制，还有爱奴役男性。”

他们都点头称是。

“要利用她们的弱点，才能取得上风。”

“顾闻其详。”

“女性的弱点是过分自信、憧憬爱情。”

“说得好。”

“千万不要让她们得尝所愿，否则，被她们牵着鼻子走。”

大家哈哈笑起来。

“子玮却她们当女神，那还不注定吃尽苦头。”

“子玮须学习的很多。”

“喂，我有一个主意。”

大家看着李自林。

李自林压低了声音，在同学耳畔说出他的主意。

同学们笑了。

“不大好意思吧！”

“有点恶作剧。”

“我怕子玮会翻脸。”

李自林略微惆怅。“毕业后再也没有机会这样玩。”

伍时照马上说：“好，我们就同子玮开一个小小玩笑。”

吴兆开说：“反正没有人会受到伤害。”

“我保证不会。”

大学觉得累了，伸懒腰，打呵欠。

过两日，他们结伴打网球，这次，麦子玮也在。

人比人气死人，那班男生也算得高大英俊，可是麦子玮却比他们多出一股书卷气，显得温文尔雅。

休息时吴兆开问：“写生可有成绩？”

子玮笑笑。“我不过藉此减压，乱涂。”

“真的，大考将临。”伍时照说。

“越读越无把握。”

“你呢，子玮？”

“我还不是同你们一样。”

“子玮一直名列前茅。”

这时，有一个穿短裙的女孩子走过，大家的目光跟着转过去。

然后，随着女孩背影在角落消失，目光又转回来。

“皮肤太黑。”

“腿太粗。”

“都好像没有腰。”

女

神

子玮听了，不禁骇笑。“不要这样批评别人。”

“我们不过讲出事实。”

“人总有缺点，女生批评起男生来，更不容情。”

这时，李自林朝小吴、小伍他们使一个眼色，大家领会了，轻轻咳嗽一声。

李自林说：“讲到外型，当然无人及秀瑜。”

许保俊颌首。“我那表妹，走在街上，时遇星探纠缠不已。”

“不过她眼角高，”伍时照说。“对我们不瞅不睬。”

麦子玮听到这境，十分纳窠。“小许有这样一个表妹？”

小许讶异。“你没过我表妹？难怪，一放假你就去写生，同秀瑜一样。”

“她也喜欢画？”麦子玮意外。

“她有作品拿到皇家美术学院参展。”

子玮追问：“画何种派系？”

这也难不到许保俊，他不慌不忙地答：“新写实派。”

子玮呵地一声。“是念美术的吗？”

李自林抢着说：“秀瑜读建筑，明年就毕业了，是不是？”

伍时照给一个暗号。“十四岁便中学毕业的她，幼时被视作天才儿童。”

麦子玮到这时才说：“你们都见过她？只有我不知

道你有一个那样的表妹。”

吴兆开说：“一个女孩子太完美了，不像是真人。”

李自林说：“才怪，秀瑜调皮得不得了，专爱开玩笑，游泳潜水是高手。”

子玮问：“有无照片？”

许保俊搔搔头，自口袋摸出皮夹子，掏出一张小照。“合照人头太小，你看看。”

子玮取过一看，人面只得指甲大小，可是已看得出是大眼睛美女，一脸爽朗的笑容。

他们正待子玮有所反应，忽然有人过来请他示范发球。

他走开了。

同学们立刻围到一起，“是谁的照片？”

“全靠电脑帮忙。”

“给我看。”

“哗，是美女。”

“这里还有几个人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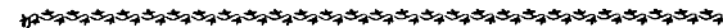
吴兆开笑。“这样的女孩何尝不是我梦寐以求，可惜不是真人。”

“真人哪有这样完美：读书好会变书犬子，卖相美则骄纵不可一世，家庭富有者不知米价……我看穿人间无十全十美之事，所以降低要求，不亦乐乎。”

李自林说：“麦子玮顶好，品学兼优，富同情心，又肯帮人。”

女

神



“可惜笨了一点，他几乎相信世上有电秀瑜这个人。”

大家嘻嘻哈哈笑起来。

伍时照说：“下次见了，就同他说，这不过是一个玩笑，还有，娶妻求淑女，要求不必复杂。”

这时，李自林忽然问：“婚姻是注定的吧？”

吴兆开答：“照我父母的说法肯定是。”

“怨偶甚多。”

“两个人长期相处，根本十分困难，须极端无私才做得到。”

几个人男孩点头。

“对，明天的象棋比赛，你来不来？”

“不来了，又无美可观。”

“只有美女才能吸引伍时照。”

“君子好求，有什么不对？”

过两日，麦子玮正在电脑上找资料，许保俊来找他。

“史蔑夫说我交不足功课，不即时补出来的话，不获准考试。”

“欠几篇？”

许保俊数出来。“借我抄一抄。”

“反正是印表机印出，你换个名字就行了，我替你准备好，你过两日来取。”

许保俊感动。“你对我真好。”

“难道看着你进不了试场吗？”

“不过，子玮，抄功课到底不光荣。”

“我并非食古不化之人，史蔑夫的功课排出倒海，谁吃得消。”

“只有你交得足。”

“我？我无事可做。”

许保俊再谢，刚要退出，子玮叫住他。

“你俊，你的表妹住什么地方？”

糟，才问他借功课，又不好说世上无此人，只得支吾地答：“加拿大的多伦多。”

“是在麦基尔读建筑吗？”

“嗯——呃——是。”

“暑假会不会回来？”

“可能，对，要问一问才知道。”

麦子玮顶认真。“届时，可否介绍我认识？”

“没问题，子玮，功课好了你通知我。”

一溜烟那样逃走。

李自林知道后抱怨他：“你看你，越拖越麻烦，我问你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个表妹给他。”

“抄完课才揭晓未迟。”

“自私。”

小许一个劲儿赔笑。

功课借到，交出去，顺利过关。

许保俊早已把一切丢在脑后，一日，忽听得麦子玮腼腆地问：“不在她是否很骄傲？”

“谁？”小许莫名其妙。

女

神

“你表妹秀瑜。”

嘎？

麦子玮还记得有这个人。

许保俊傻了眼。

“记得，你答应介绍认识。”

“这——”

“她是否骄纵？”

“呵，不不，她平易近人，最爱帮人。”

糟，越说越像真的，可见这个谎言同所有谎言一样，开头之际，是无碍的白色的，但到了某一程度，它忽然有了生命，自己发展起来，不可收拾。

只听得麦子杰问：“她喜欢看何种电影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没与她去看过电影？”

“好像喜欢希区考克全套。”他胡诌。

“那很好，不至于高不可攀，又懂得艺术其实是最佳娱乐。”

小许松了口气。

“又喜欢看谁的小说？”

小许叫起来。“这要待你自己问她。”

“你一点印象也无？”

“好像是勃朗莠及费兹哲罗。”支吾以对。

幸亏这个时间吴兆开赶来。“小许，你一味怪叫干什么？”

麦子玮笑。“他对表妹无甚了解。”

小吴一听表妹两字，也是一怔，只得苦笑。

他擦擦鼻子。“女孩子总是刁钻古怪，只把最好一面给我们看到，打扫得最，装作得最斯文才走出来。”

“是呀，谁知她们真面目如何。”

“我表姊已结婚十周年，丈夫还以为她是小可爱，我们统统知道她凶得悍得不得了。”

麦子玮好气又好笑。“几时说起妇孺的坏话来。”

“子玮，你太天真了，迟早要吃亏。”

他们你一言我一语。“对异性，你虞我诈，才是上策。”

“那样虚伪，行是通吗？”

“那才好玩呀，她等你电话，你偏不打去，让她心焦，等她驯服，须知她们最终目的不过是想结婚，故意卖一下关子，摧毁她过强的自尊，那么，日后才好相处。”

说罢，吴兆开狰狞地笑。

麦子玮没好气。“那么有办法，年头还是被林美美丢弃。”

许保俊大笑。“他痛欲生之余才得到女孩从不得这个真理。”

吴兆开颓然。“可不是。”

“子玮一切以求学问的标准为依归。”

接着，二人胡扯一顿，捏着一把汗告辞。

彼此埋怨。“一早应说表妹已经结婚。”

“下次，下次告诉他。”

女

神

“对，现在再也没有心情理这个。”

是为子玮着想？当然不，几个人当中只有子玮知道功课的来龙去脉。

由子玮画出温习范围，逼着他们熟读，累得他们东歪西倒。

到了考试前一晚，几个人预务通宵死读，只见子玮拿着球拍走过。

李自林瞳目问：“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打球。”

只有胸有成竹可以如此潇洒。

伍时照笑说：“此人实在讨厌，一旦有他，一旦显得我们无能。”

“可是他智力发展不平衡，对异性一筹莫展。”

李自林看着吴兆开。“你呢，你可算女士杀手？”

“我至少打过败仗。”

“这很重要，经验万岁。”

嘻哈笑作一团。

不过，四只捣蛋鬼都承认是次大考没有麦子玮情况会完全两样。

考完之后，麦子玮也老实不客气地问：“怎样酬报我？”

“恩是一定要报，你说吧！”李自林十分慷慨。

准备四人合份送出一只金表。

谁知子玮说：“把雷秀瑜电话地址给我。”

四人面面相觑。

许保俊不得不硬着头皮上。“子玮，有一件事，早就该同你说。”

子玮似笑非笑地看住他。“什么事，良心居然发现了吗？”

小许咳嗽一声。“子玮，秀瑜我表妹已经有了对象。”

子玮沉默了。

气氛有点僵。

小许说：“她是那一种男之女，她不会再出来认识新朋友。”

“这是正确的做法。”李自林抢着说。

伍时照也说：“她不会四处卖弄魅力，我知道有许多女生觉得身边异性越多越好。”

子玮问：“她的男伴，是个好人吗？”

“好，好得不得了。”小许忙不迭答。“品学兼优，又是运动健将，暑假两人将往黄石公园度假。”

子玮走开了。

他们几个人彼此埋怨。

“看子玮多失望。”

“真不好意思。”

“就此打住，以后再不开这种玩笑。”

“我本来想告诉他，我们口里十全十美的女神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，宜降低标准，实事求是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速速忘记此事。”

行过毕业礼，交换过通讯地址，大家分道扬镳。

女 神

都知道以后都不可能找到这样无私的朋友，不略感凄惶。

而所谓朋友，也不过是猪朋狗友，酒肉朋友，衰友损友。

许保俊回到家，十分惆怅。

父母问了：“打算找工作吗？”

他答：“打算环游世界，报答自己。”

父母相视而笑，“读书真辛苦，难为你了，我们家山有幸，才出了你这们好儿子。”

许保俊知道父母在揶揄他，不敢出声。”

他父亲接着说：“大伯找你去帮忙呢！”

“大伯那间出入口行多狭小肮脏。”

“听听这是什么话。”

“去看看，当做实习。”

“噢。”

母亲说：“没吃过苦的人统统一个口气。”

“让他轻松一个暑假吧！”

“不行，耽搁下来，整个人懒坏，四嫂的儿子这一休息就八年，二十六岁了，还待在家中。”

许保俊只是沉默抗议。

他父母继续聊天，“保俊的七姑丈回来了。”

“鸟倦如还。”

“爱妻病逝，他伤心过度，才携女远走他乡。”

“听说那女孩子长得与母亲一样聪明伶俐。”

“也回来找工作吗？”

“相信是。”

“不知保俊可记得这个表妹。”

“大家庭，亲戚多，也许见了面才认得。”

许保俊到大伯的出入口行擦访，一进门，便看见一个苗条的背影。

那女孩穿极普通的白初衫与卡其裤，可是说不出的飘逸秀丽。

她含笑转过头来，小许只见到一双晶光灿烂的大眼睛。

好脸熟，这是谁呢？

大伯笑道：“保俊，还记得七姑丈的女儿修儒吗？”

许保俊瞪大了眼睛，这表情与他假制的电脑照片何等相似。

她已经伸出手来。“保俊，你好。”

小许张在了嘴，半晌才问：“这么些年，你躲在何处？”

“在麦基尔读建筑呀！”

他更加吃惊。“闲时有什么嗜好？”

“到效外写生。”

太惊人了，与他模拟的假表妹简直有九分相似。

“有无男朋友？”

修儒骇笑，“保俊，你真是有话直说。”

大伯在另一边笑说：“年轻人见了面，真好似有说不完的话题。”

女

神

“如果没有男友，我可不担心做姑婆。”

“不，这人一生在等你这样的女孩。”

修儒笑不可抑。“一生？他几岁，有六、七十岁了吗？”

许保俊汗颜，太夸张了，大家不过二十出头，怎么可以用到一生这种字眼。

“总而言之，我知道你们必是一对。”

“保俊你还是老脾气，坐下慢慢谈，大伯希望我俩同时来帮忙，你说如何？”

“大伯卖的是建筑材料，正与你有关。”

“你念工商管理，也是好帮手。”

“我会考虑，不过，表妹，我那同学，姓麦——”

修儒打断他。“你来看看大伯这些存货该怎样推销出去。”

她似无兴趣结识男朋友。

可是小许已经联络上麦子玮。

我表妹回来了。”

子玮抬起头，“与男朋友一起吗？”

“不，这是另外一个表妹，来，同我们一起下午茶。”

子玮笑，“我约了人。”

“别吝啬时，你难道没有好奇心？”

“我想认识的，只有一个叫秀瑜的女孩子。”

许保俊想叫：她就是她。

子玮终于勉强答允。“好吧，星期到你家。”